

武松与潘金莲

罗辑 著



罗
辑
著

武松与潘金莲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武松与潘金莲 / 罗辑著. —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13.7
ISBN 978-7-5391-8959-8

I. ①武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6842 号

武松与潘金莲

罗 辑 / 著

策 划 张 明
责任编辑 刘 刚
手绘插图 王 公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出 版 人 张秋林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2.25
字 数 175 千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8959-8
定 价 22.8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3—492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若干年后，武松无数次猜想自己出生的那个夜晚一定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杀人夜。

其实真不是。

武松出生的那个夜晚，清河县城的上空月朗风清：一弯新月在薄云里悠闲地徜徉；丝丝清风在夜空中似有似无地吹拂着；虫不鸣，鸟不叫，这个温柔的夏夜静悄悄……

就在这个夜晚的夜半时分，在清河县城的紫石街上，一前一后走着两个人：走在前面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，又白又胖，是县太爷武文秀家的女佣，叫王凤仙。她嘴里嚼着一块芝麻糖，扭扭搭搭地在前面走着；走在后边牵着匹白马的男子是清河县城仁善堂药房的大老板西门逵，三十来岁，长得人高马大，仪表堂堂。

走着走着，西门逵望着前面黑乎乎的武家大院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叫道：“哎，王妈！”



王凤仙停住脚，回过头来，啐了一口糖渣，悄声地问：“咋了？”

西门逵从前襟衣兜里掏出两块银子，说道：“王妈……你把这十两银子捎给武夫人，俺还是不去了吧？”

王凤仙抿嘴一笑：“哎呀，俺的西门大老爷！你不想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呀？”

西门逵嗫嚅道：“俺怕……俺怕武老爷……万一回来呢，碰上不好。”

王凤仙拍了一下西门逵，说道：“这你放心吧！俺家老爷去青州府给上峰贺寿去了，才走三天；青州府这么远，再有十天他也回不来呀。走吧！这种时候你不去，对得起夫人吗？”

西门逵仰头望望星空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！女人真是麻烦！”

王凤仙笑咪咪地用食指刮了一下西门逵脸，笑道：“后悔了？你当初勾搭俺家夫人那个劲头都跑哪去了？”

西门逵赧颜一笑，揣起银子，突然一把抱住王凤仙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都跑你这儿来了！”呶起嘴要亲王凤仙。王凤仙使劲往外挣。两人撕扯了半天，王凤仙终于挣脱。她跳到一边，嗔道：“你再胡闹俺告诉夫人啦！老实点！听话！快跟俺走！”转身走去。

西门逵笑笑，讪讪地跟在后边。

远处传来几声狗叫。

一片清辉下，清河县城睡意朦胧。

一片鼾声中，有一双眼睛怒目圆睁，杀气腾腾！……

县太爷武文秀家的东厢房里，产后的武夫人郑青青斜躺在床上，她双脸微翳，双颊潮红。她是武文秀刚娶来两年的续弦，芳龄二九，长得凤眼蛾眉，十分美丽。她身边的襁褓中露出一个婴儿红扑扑的小脸蛋。婴儿正在酣睡。

房门悄悄地开了，王凤仙伸进脑袋，小声说道：“夫人！来了！”

郑青青睁开眼睛，嗔道：“没头没脑的！谁来了？”

王凤仙把嘴一撇：“就能装相！你说谁来了。”回头对门外：“快进来呀！”拉过西门逵，往屋里一推。

郑青青向王凤仙指指窗外。王凤仙点头，关上房门，向前院门去了。

西门逵站在床边，望着眼前这个红乎乎的小肉蛋，一时间有点局促不安。

郑青青抱起襁褓，很幸福地偎在西门逵的胸口，用手指拨弄婴儿的脸蛋：“你看这孩子的眼睛长得多像你呀！……还有这小嘴，跟你的一模一样……瞧瞧，他用小手抓你哪！真是有血脉连着啊，这么点儿就知道认亲了，你说怪不怪？……快，让你亲爹爹抱抱。”

西门逵伸手接过襁褓，端详一下婴儿的脸，说：“这孩子还是像你们家那位……”

郑青青杵了西门逵一下：“像他？像他俺得恶心死！”

就在这个当儿，窗外忽然传来王妈惊诧的喊声：“老爷？！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！”

屋里这两位一听到王妈的喊声，如雷轰顶，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。西门逵慌忙把襁褓往郑青青怀里一塞，转身就往门口跑；他刚要伸手拉门，门被外边的人一脚踹开，王凤仙倒退着一个趔趄跌坐到地上。县太爷武文秀一脸杀气地冲了进来。

这武文秀四十多岁，五短身材，相貌猥琐。跟在他身后的是捕快王老虎，三十多岁，是王妈王凤仙的丈夫，是武文秀的心腹。此人身形魁梧，一脸络腮胡子；他右手握着一把腰刀。

西门逵急忙从衣襟里掏出两锭元宝，拱手献上：“武老爷，俺来……恭、恭喜你了！”

武文秀冷笑一声：“哼！咱俩到底该谁恭喜谁呀？”一脚踢飞元宝，大吼一声：“西门逵！俺日你亲娘啊！”又调头冲着抱着襁褓瑟瑟发



抖的郑青青使劲啐了一口：“你个臭婊子！”

王凤仙从地上爬起来，要去拉武文秀，被丈夫王老虎一把薅住，往旁边一推：“滚开！臭娘们儿！”

西门逵故作镇静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武老爷，俺今天来是给夫人看病的……”

武文秀骂道：“看病！看病！看你娘腿的花柳病！”一把揪住西门逵的脖领，回头对王老虎喊了一声：“王老虎！你还等什么？！”

王老虎持刀要上，被王妈拦住。王妈喊道：“老虎！你要干吗？！”

这时，床上的郑青青冲着西门逵喊道：“西门！快跑！”

西门逵一拳将武文秀打倒，转身便跑。武文秀一个鲤鱼打挺，一把抱住西门逵的大腿，冲着王老虎大吼：“老虎！五十两！咱不说好了吗？俺说到做到！”

王老虎推开老婆，上前一步，手起刀落！

西门逵的脑袋像个皮球似的飞了起来，重重地砸在对面的粉墙上，又弹到地上，在地上转了两个圆圈，不动了。掉了脑袋的脖腔里腾地一下涌起一道红色的血柱，喷到天花板上，然后天女散花似的纷纷扬扬向四处散落，如同红雨。

婴儿的哭声戛然停止，他瞪大眼睛望着这个奇异的景象，这漫天的血花真是太美丽了！这是个什么玩艺？那个人头哪儿去了？……

武夫人和王凤仙都吓傻了。武文秀也吓傻了，他双手还死死地抱着已经没有了脑袋的西门逵，愣怔了半天，才撒开手。西门逵的遗体扑咚一声倒在地上。

武文秀从地上爬起来，用脚使劲踹着西门逵的无头尸体，边踹边骂：“杂种！你个臭卖药的，敢动老爷的娘们儿！俺让你美！让你美！”

床上的郑青青突然捂着脸大哭起来。武文秀抬头一看她这个样子，妒火中烧，他指着郑青青，冲着王老虎喊道：“还有她！那个小贱妇！给俺一起剁了！俺再给你加五十两！”

王凤仙上前拉着武文秀的衣襟，央求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别说虎话了，你消消气吧。”



王老虎此刻已经把腰刀插进刀鞘，他也打拱央求：

“老爷，可以了……”

王老虎话音未落，只见床上的郑青青呼地一下站起，把手里的襁褓双手举过头顶，狠命地摔到地上！

地上发出一声闷响。襁褓跳了两跳，婴儿竟没哭，没有一点声息。

瞬息之间，郑青青跨前一步，一把夺过王老虎的腰刀，向自己的脖子上一抹——

顿时，一条鲜红的血线在半空中飞掠而过！郑青青的身体像一只飞翔的大鸟，飘飘地砸在西门逵的胸脯上！她只说了一句：“西门，等俺……”便不动了。

正在几个人错愕之际，门开了，一个七八岁的矮墩墩的男孩出现在门口。

这个男孩是武文秀的前房妻子留给他的儿子，大名叫武植，小名大郎。武大郎揉着眼睛，打了个哈欠：“爹回来了……”当他低头一看地上，吓得大叫一声：“娘哎！”调头便跑，边跑边喊：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……”武文秀和王老虎对视一眼，慌忙追出去。

王妈哈腰抱起襁褓，试试婴儿的鼻息，又拍拍婴儿的脸蛋，婴儿了无声息。王妈叹了口气：“完了！”把襁褓往床上一扔。突然，婴儿哇地一声大哭起来！

这哭声腾空而起，冲出窗外，直上云天，把这清河县的天空震荡得瑟瑟颤抖……

没错，这个婴儿，这个没摔死的小私生子，就是日后威名赫赫的打虎英雄武松！

二

当晚，武文秀和王老虎就把西门逵的尸首塞进麻袋，扔到城外大清河里去了。第二天，武文秀又装着刚从青州府回来的样子，匆匆进门，愕然愣住，然后号啕大哭。几个步骤演示完了之后，对外宣称：俺家夫人昨晚生孩子憋死了。俺这两房老婆都年纪轻轻离俺而去，俺这命咋这么苦哇！当日武文秀就把郑青青埋在武家莹地他前妻田氏的坟边。送殡的时候，武文秀抚着棺材，一路上放声大哭，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沿途百姓皆为之动容。



把郑青青下葬之后，武文秀遣走众人，自己一个人留下来。他见四下无人，一边用脚踹着新坟，一边骂道：“贱种！贱货！你个臭窑姐儿占了俺武家这块坟地，都脏了俺的祖宗！”骂完之后，趴在父母的坟头一边磕头一边哭道：“爹呀娘呀，都是孩儿不孝哇！从窑子里弄来这么一位，真是咱武门的耻辱哇！为了掩人耳目，俺不得不暂时把她埋在这儿，

等风声一过，俺一定把她挖出去，扔到大清河里喂王八！爹呀娘呀，在那边，她若是给你们见礼，跟你们说话，你们不要理她就是了……”

武文秀骂得不是没有来由，这个郑青青还真是窑姐儿出身。

原来，这个郑青青是青州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。她父亲是青州城有名的大盐商，因经营不善破了产，上吊死了。夫人一股火也病死了，只剩下郑青青一人。债主见她姿色艳丽，要拿她当妾。郑青青坚贞不从，又是服毒又是上吊，把债主惹恼了，将她卖给了藏香楼。进了藏香楼，郑青青更不想活了，整天寻死觅活的。这藏香楼的老鸨是个江湖上练达的老手，这阵式见得多了，她不急不恼，总是唉声叹气地劝慰她，有时还陪着郑青青一起落泪，总算把郑青青弄安稳了。

老鸨说：“闺女呀，干这行也不是一条死路。你若是真有这个志气，哪天遇到一个中意的恩主，你可以从良的呀。”

郑青青说：“到这里来的人哪有好人哪。”

老鸨笑道：“你这不把俺也骂了嘛。闺女呀，按俺们行里的规矩，十三岁是试花，十四岁是开花，十五岁是摘花，十六就是谢花了。你都十七了，该挂牌儿梳拢了。”

郑青青擦擦眼泪，抬起头来，一脸正色地说道：“俺也想开了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可有一条：俺可以先陪客人说话喝茶，真要破身，那必须是俺本人相中的。”

老鸨笑道：“这你放心吧，到这来的主儿，年纪大点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，年纪轻点的也都是有才有貌的……”

郑青青打断老鸨的话，说：“俺要有情有义的。”

老鸨叹道：“这可就难了。”

郑青青噙泪道：“俺生为女人，这头一回一定要找个称心如意的，就是只过一夜，俺也不枉为女人一回。”

老鸨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那好吧。不过咱总得有个期限。一个月。一个月由你选，过了一个月你还没找到，那可由不得你了。”

郑青青点头：“行。”

老鸨说：“你自己起个花名吧，俺好挂牌。”

郑青青泣道：“就叫俺‘命苦’吧。”

老鸨笑道：“你这丫头！这哪是个人名啊……你是个好人家的孩子，俺看你就叫‘好姐’吧。

你看如何？”

郑青青点头。

第二天郑青青就挂牌迎客了。老鸨给她定了个头排价：楼上单间陪茶，一个时辰三串铜钱。

郑青青挂牌不出十天，便恩主盈门，声名鹊起，每天客人络绎不绝。老鸨乐得屁颠屁颠的，可郑青青却犯愁了：来的都是

些当官的、做生意的，再不就是些公子哥儿，一个个嘻皮笑脸，言语褒狎，没有一个像人样的。她每日笑脸迎人，心中却愁苦万端。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，郑青青急得不行，暗叹命苦。

这天，来青州采购药材的西门逵办完货之后，晚饭时喝了点酒，呆在旅店里闲得无聊，便来到大街上转悠，忽然看见藏香楼的招牌，便走了进来。进门后，老鸨便把他让到楼上郑青青的包间。西门逵挑帘一看，见屋里这小女子长得妖娆可人，对老鸨说：“就她了。”便走进包间。

郑青青见来者三十岁上下，身高马大，气度轩昂，心里顿觉清爽，便起身让坐，持壶敬茶。

这西门逵是个风月老手，他一搭眼就看出眼前这个小女子是个未开苞的雏儿，兴致高昂起来。他双手抱拳打了一拱：“请问小姐芳名呀？”

郑青青答道：“好姐。”顿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官人您哪？”

西门逵喝了一口茶，做出一脸哭相，长叹一声，开始表演他在青楼里演过无数次的段子，说道：“俺叫王老五，小命有点苦，娶了俩媳妇，



一对母老虎。”

郑青青笑道：“她们欺负你呀？”

西门逵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唉！别提了。白天还好过，晚上实在苦。俺们三人往床上一躺，那正是：横看成‘三’竖成‘川’，一边一个俺中间，刚刚忙完东边事，又被西边打一拳。”他边说边比划，把郑青青逗得大笑不止，花枝乱颤。

郑青青心里知道西门逵这些话都是胡编的，但觉得此人好生有趣，人也长得仪表堂堂，眉眼间不由得春意闪动。西门逵一见美人双眸含春，顾盼传情，就更来劲儿了，他一会儿一个段子，一会儿一个说口，口若悬河，妙语连珠，把郑青青逗得趴在桌子上笑得都岔了气。

西门逵十分得意，叫来酒菜。二人推杯换盏，聊得十分投缘。

正在酒酣情热之际，大茶壶在门外叫钟儿了：“好姐儿！时辰到了！”

西门逵急忙在郑青青脸上啄了一口，便站起身来要走。

郑青青拉住西门逵的衣袖，情意缠绵地低声说道：“恩主，你不能在俺这留住一宿？”

西门逵一怔，一把抱住郑青青，又在她脸上又亲又啃。

郑青青轻轻挣开，问道：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西门逵说：“你让俺……开苞？”

郑青青说：“俺想把俺这女儿身子交给你。你以后就是不再来了，俺心里也有一个人想着，也是一个念想。”说着，把头抵在西门逵的胸前，落下泪来。

西门逵好生感动。但心中



盘算：这开苞费少说也得二十两，就一宿值得吗？开苞和不开苞那滋味不一样吗？不干！他用手拍拍口袋，苦着脸说：“今天俺没带那么多钱哪。这样吧：明天俺凑足了钱再来。俺保证来！好吧？”又抱住郑青青亲了几下，说：“明天！最迟不过后天！等俺啊！”撒手走出。

这西门逵好色，但更吝啬，就是嫖也从来舍不得花大价钱。二十两？一百斤大米呀！五十斤猪肉呀！拉倒吧。第二天一早，西门逵便悄悄离开青州跑回了清河。

可怜那个郑青青天天等啊等啊，傻等了五六天，也不见西门逵的人影，心中很是怨怼。

第六天，到了老鸨的期限。当晚，老鸨对郑青青说：“好姐儿呀，从今晚起可由不得你了。今晚圆房！”

郑青青无计可施，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这晚上来圆房的恩主恰恰就是清河县县令武文秀。

原来这武文秀是来青州府公干的。这天傍晚时分，他从知府衙门办完事之后回到客栈，让随行人员自便，说自己有个应酬，换了一身便衣，来到街上挑了一家饭馆，要了两个菜一壶烧酒，慢斟慢酌等着天黑。大约过了两个时辰，天黑下来了，他结了账走出饭馆，把帽沿拉下来直奔藏春楼。

武文秀的老婆病死两年多了，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可娶，下面实在憋得够呛，有时也想找个风月场所泄泄火，可在清河县他是县令，这身份怎么能出入那种场所呢？今天来到青州，这里没人认识他，他决定要放松一下。

这天晚上，武文秀给郑青青开了苞。他见郑青青真的落了红，是个处妞，很是激动。又得知了她的身世，觉得这个女孩是个好人家的孩子，又生得如此美丽，便求郑青青从良给他当夫人。郑青青见武文秀长个五短身材，相貌又丑陋，便执意不允。最后，武文秀不得不亮出了他的法宝——一枚黄澄澄的县令官印。你以为俺是干什么的？一县之长！朝廷命官！这着实让郑青青吃惊不小。她把官印拿在手上，上看下看，左



看右看，最后点头了。天亮之后，武文秀把银票往老鸨手里一递，领着郑青青回了清河。

郑青青做了县令夫人之后，心情并不愉快，不久就病了，得了肝郁。武文秀给她请了个大夫，这大夫正是开药房的西门逵。武文秀把西门逵领进家门的时候，西门逵和郑青青两人四目一对，都傻了！真是山不转水转，是冤家总得见。二人惊愕片刻，脸色复原，那天总算把武文秀敷衍了过去。从此，二人旧情复燃，最终被武文秀发现而命丧黄泉。

三

西门逵死后的第五天，在大清河下梢，装西门逵的麻袋被一个渔户给打捞上来，报了官。武文秀还装模作样地要王老虎查查这个案子，没想到，西门逵的夫人铁树花径直闯进县衙，指着武文秀的鼻子要他偿命。

武文秀笑道：“你丈夫离家那天晚上，俺还在青州府办事，他的死与本官何干？”

铁树花也笑道：“与你何干？你当王八当得就那么舒心吗？王八急了当然要咬人……”



武文秀一听，把脸一沉，他拍着惊堂木，命令衙役把铁树花打了二十大板，关进县牢。关了一个月，武文秀见铁树花既不哭也不闹了，每天痴痴呆呆地一言不发，就把她放出来了。谁曾想这个铁树花是个精明而刚烈的女人，颇有心计，她那呆相是装出来的。她回到家里把药房的大门一关，背起三岁的儿子西门庆直

奔青州府。到了青州府衙，天天擂鼓，日日喊冤，折腾了半个月，也没个结果。这个铁树花一气之下跑到东京汴梁，托了一个远房亲戚给大理寺的一个少卿使了为数可观的银子，这才有了响动。没几天大理寺就决定：派观察使张政文到清河县调查审理这桩西门逵被杀案。

这个观察使张政文是个白面书生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年甫三十就当了对观察使，前途无量，所以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显出一脸正气两袖清风的样子。张政文带了二十多位随从气势汹汹地来到清河县。一到清河，张大人就一边派人四处张贴悬赏告示，一边秘密调查。

第三天，一个叫李唯中的衙役秘密举报，说有一天他和王老虎喝酒，王老虎烂醉之后，拍着胸脯对他说：“哥们儿，你以后有什么难事就找咱哥们儿，俺现在和县太爷那是莫逆之交……为嘛？咱帮他办过人命关天的大事……”

张政文问：“你没问他到底是什么大事吗？”

李唯中说：“俺问了，他没说明。俺估计这事小不了，能不能就是这桩？”

观察使立刻让人抓了王老虎，秘密审讯。这王老虎本来就虎绰绰的，又仗着有县太爷给他撑腰，一点也没在乎，显得很爷们儿。刚要给他用刑，他却一拍胸脯，朗声说道：“好汉做事好汉当。这事是俺干的。”

张政文问：“谁支使你干的？”

王老虎说：“没人支使。俺这是为民除害！西门逵是奸夫，况且他勾引的还是县太爷的老婆，这不是色胆包天、目无法纪吗？俺杀他就是为了纯正风化，你应当给俺授个奖！”

张政文心里暗喜，笑道：“是应该给你个奖，但你得把你身后的人说出来呀。你说出来俺就给你授奖，授大奖。”

王老虎笑道：“那你这个奖俺就不要咧，出卖朋友的事俺王老虎不干。”

张政文说：“王壮士，别充好汉了，自己的脑袋要紧呐！你有几个脑袋啊？”

王老虎把脖子一梗，甩出两句文词儿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”

岂能为了一条小命而不仁不义乎？”

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弄得张政文血招没有。

王老虎一被审，县太爷武文秀顶不住烙铁了，他急得好像被夹住了尾巴的耗子似的直转圈儿。想送礼吧，又摸不清这个张大人的底细，弄不好不是不打自招吗？硬挺着吧，又怕王老虎哪天受刑不过，把自己供出去。他一咬牙，一跺脚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当天晚上半夜摸到县监押所，支走了看守，偷偷把王老虎放了，还给了他一些钱，让他到外面躲几年。



第二天，观察使张政文大人一听说王老虎跑了，顿时火冒三丈，立刻命令手下人把武文秀捆了，摁倒在大堂上就是二十大板，打得武文秀屁股皮开肉绽。

张政文问：“这个王老虎是不是你支使的？人是不是你放跑的？”

武文秀把眼睛一闭就是死不认账。

张政文说：“好，你不认罪是不是？前辈，那俺可就不客气了。来人！给他上‘木马’！”

武文秀一听要上“木马”（一种木制刑具，上面有一个尖尖的半尺长的木橛直插犯人的肛门，越动插得越深），吓得立马招供了，承认是自己指使王老虎杀了西门逵。他说着说着，趴在地上委屈地哭起来：“呜呜呜……张大人，俺冤哩！他西门逵假借给俺老婆瞧病，勾引俺老婆，呜呜呜……都生了私孩子，呜呜呜……张大人哪，有人若是勾引你老婆，也弄出个小野崽子，你说你怎么办？”

张政文一拍惊堂木：“嘟！污辱斯文！……左右，把他打入死牢！”拂袖而去。